

妈，儿子又想您了

朱光

母亲如果在世，今年该满100岁了。这是母亲去世的第27个年头。

每每想起母亲时，无论手头正在干什么，或脑子中正想着什么事，心思便不能集中了，用心乱如麻形容，一点也不为过。

母亲晚年时，正值我的壮年，我的全部心思都在工作上。虽然也有孝顺的想法，可只表现在多回母亲身边几次、多让她看看从小带大的孙子而已，对母亲身体健康状况、生活上需要什么帮助、设法分担母亲的忧愁等方面，我既没想到，也没做到。

父亲去世后3年，母亲也走了。那时才知道，从今往后，自己就是个没娘的孩儿了。现在，我也老了，看着身边父母健在的同龄人时，总会想到母亲，想到有母亲的日子，当时自己是多么幸福啊！

母亲知道，我的胆子很小。小时候去看戏，“白脸”一出场，我便吓得扭过头要回家。每年正月十五，人们都挤着看红火，我却说怕。现在长大了，胆儿也没长多少，遇到危险还想藏在母亲身后。但再也找不到她了。

母亲总觉得我在外面工作很辛苦。每到星期六下午，她总是赶在我回家前，提前把煤泥和好，把炉渣倒干净，可那时，她已经年近七旬了。冬天下了雪，她也不愿麻烦别人，总是自己踩着摇摇晃晃的梯子上房，将4间房顶的积雪清扫干净。有两次晚上下了大雪，第二天一早，我便赶第一班公交车回去扫雪，可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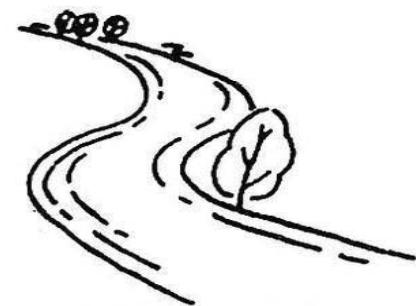
进大门，便看见母亲已经扫完房顶，正在打扫院子里的积雪。她系着围巾，脸冻得红红的，头上冒着热气。我说：“妈，你不能晚一会儿再扫吗？我就是专门回来扫雪的！”母亲却说：“唉，你妈还没那么老，别老操心家里的事！”

母亲是一位老党员，她总是教导我，要老老实实做人、踏踏实实做事，要公私分明，公家的东西，一分钱的便宜也不能占。

母亲在的时候，逢年过节，我们一家人总是两个肩膀扛着一张嘴，双手空空地回家，临走时，母亲还要塞许多熟食给我们带上。现在想想，年节或生日，她从未收到过儿子买的礼物，甚至没听我说过一句“生日快乐”。她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：“妈只盼着你们姐弟俩平平安安，别的什么也不求。”

在我的记忆中，母亲出的最远的一趟门，是单位派她学习，去了一个叫“子洪口”的地方。她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回出生地看看，可她从来没有透露过。而我这做儿子的，居然没有带她出去转过，没有领她进过一家普通或高档的饭店。母亲把那么多未了的心愿都带到了另一个世界，作为儿子，我现在才想到这些，却已经是永远不可能弥补的遗憾了，怎不叫人肝肠寸断啊！

我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的。但我还是把这些话写了出来，就是想告诉母亲：“妈，您的儿子知错了。”



同学是不散的缘

张宏宇

人生的旅途中无数过客，但有一种关系，它超越了血缘，深沉而持久，那便是同学之情。同学，是我们青春岁月中最纯真的陪伴，是我们共同成长、相互扶持的伙伴。

当我们还处在天真烂漫的阳光少年时期，彼此都还有些懵懂，心中装满了对未来的好奇。那时的我们，没有太多的烦恼，只有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。青春的脚步轻盈而欢快，我们一同在教室里听讲，一同在操场上奔跑，一同在课间的欢声笑语中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。那时的同学情，是纯洁而有趣的，它如同初升的朝阳，温暖而明亮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渐渐长大，褪去了儿时的幼稚，步入了成人的年纪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经历了许多人生的起伏和波折，也感受到了更多的责任和压力。但无论何时何地，同学之间的情谊始终如一，它如同一条红线，将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

当我们遇到困难时，同学会伸出援手，给予我们帮助和支持。当我们感到疲惫时，同学会给予我们关怀和安慰。同学之间的情谊，是一种无私的付出和默默的守护，它让我们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和力量。同学的一声关怀、一声问候，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份情谊的珍贵。同学之间的情谊，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友情，历久弥深。

同学情是一首诗。在诗中，我们抒写着真情实意，倾诉着彼此的喜怒哀乐。我们一同分享着成功的喜悦，也一同分担着失败的痛苦。在彼此的心中，我们都是最重要的人，我们的友情如同诗中的旋律，悠扬而动听。

同学情也是一杯茶。在茶中，我们品味着友谊的清香，品味着人生的甘苦。我们一同初尝着青春的苦涩与甜美，也一同感受着成长的烦恼与快乐。在这盏茶的世界里，我们彼此的心灵，得到了沟通和交融。

同学情更是一杯酒。在酒中，我们倾吐着一往情深，畅谈着未来的梦想与希望。我们一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，也一同为彼此的梦想加油鼓劲。在这杯酒的芬芳中，我们感受到了同学之间的深厚情谊和无限温暖。

同学情还是一首歌。在歌中我们高唱美好时光，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。那些曾经一起度过的日子，如同歌中的旋律一般悠扬动听，让人回味无穷。在歌声中，我们感受到了同学之间的欢乐与和谐，也体会到了那份友情的珍贵。

同学情，它不仅仅是一段回忆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。同学是不散的缘，这份缘让我们在茫茫人海中相遇、相识、相知。无论我们身处何方，无论我们经历何种变迁，同学之间的情谊如一颗璀璨的明珠，永远闪耀在我们心中最柔软的地方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最珍贵的情感之一就是同学之情。同学是不散的缘，它让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不再孤单，它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拥有了更多的温暖和力量。

老 媳

王化勇



记忆里的灯火

辛利生

那盏油灯总在记忆深处亮着。

灯竖是根老枣木，经年累月的摩挲让木质泛出铁灰色的包浆。灯盏是墨水瓶改制的，棉线灯芯探出锈绿的铜嘴，每当用火柴“嚓”地点亮，豆大的火苗便摇曳起舞，将斑驳的土墙拓出暖色的剪影。

临近腊月，父亲总会扛一袋百十斤重的红薯干，颤颤地挪到几十里外的集上换了一身红布料，又借来棉絮，连夜赶制出一身红棉衣。因为这事，同一年出嫁的四表姐埋怨了老姨一辈子，老姨总是笑笑说：“没娘的孩子，难呀！”

那一年，老姨43岁，娘23岁。

等表哥们都成了家，我又住到老姨家上初中。因为贪玩，我的成绩很差，老姨就责令当老师的二表哥对我严加管教。不论多晚，每当我走到那三间土屋跟前时，总有一盏煤油灯为我守候。记得那年闹鸡瘟，老姨喂的几只鸡一夜死光，老姨急得直掉泪，因为每天的两个鸡蛋是她为我准备的营养餐呀。怕我吃不惯窝窝头，从不求人的老姨每天颤巍巍地挪到前街杀羊宰牛的肉铺，厚着脸皮去讨要羊油。羊油炒白菜伴随着我整个初中，现在还常常入梦。

那年秋天，我得知老姨得了肝癌，已经到了晚期。表哥们要凑钱给她看病，却被老姨喝止了：“看啥看，那富裕家庭都瞧不好的病，咱庄户人家有几个脑袋。”每每疼得很了，她就抓一把花椒搁进嘴里，边嚼边笑着对娘说：“我比咱娘活得长多了，想想这，我就够本了。”

我的老姨，一辈子总想着别人的老人，带着最和蔼的笑容去了。

那一年，老姨68岁，我21岁。

秋风起，草叶黄，离家的孩子想念娘。离家的我，却总是想起老姨。20年了，每当我拿起笔，想勾勒老姨的笑容时，总觉心太沉，笔太重。而写不出自己名字的老姨，却写出这么一部散发着人性光辉的大书，光芒四射，不能直视。

藏苹果的“黑窑”原是生产队的粮仓，焦黑的穹顶上还留着陈年使用的烙印，一到晚上，里边什么也看不见。

弟弟在前掌灯，小妹随后，然后是我和大姐。父亲总是说：“慢点走，慢点走，不要急。”小小的油灯照得屋子里亮堂堂的，暖意融融。苹果挂在屋子的横梁上，父亲踩着凳子把苹果拿下来，一人分给一个。

“我要最大的的那个！”弟弟踮着脚指点，父亲古铜色的脸上流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。冰凉清甜的香气在齿间迸裂时，油灯正将我们的影子投上窑顶，忽大忽小地重叠晃动。父亲挨个拭去我们嘴角的汁水，食指竖在唇边：“不要告诉你妈，这是秘密！”

多年后，在超市见到成箱的苹果时，我还总想起那盏游走在幽深窑洞里的油灯，想起光晕中父亲佝偻的身影。那抹灯火至今仍在记忆里明明灭灭，照亮所有关于温暖的注解。

本版图片来源于百度网